

## 天賜

三軍總醫院 實習醫學生 陳鼎權

我和同學在小兒科的候診區等著病人A君和他的媽媽。我們早上先去上神經外科老師的教學住診後才到小兒科門診這裡，因為不好意思在主任看診中進入診間打擾，所以我們兩個穿白袍的「菜鳥」只好在診間外面滑手機裝忙，迴避周圍病人疑問的眼神。病人A君是我們春節前在小兒科時，主任指定給我們追蹤的病人。當時是我同學單獨跟主任的門診，只有A君的媽媽一個人到，因此我沒見過媽媽，而我的同學也只會和媽媽見過一次面，而且經過一個假期後同學對她的外貌印象也模糊了。

經過手機短信聯絡確認，一段時間後，媽媽就牽著比她還高的兒子出現在候診間。一開始，我就想：「不是兒科病人嗎？他兒子是成人了吧！」我一邊帶著疑惑，一邊跟著他們一起進入診間。我問同學：「你看過A君嗎？」他回答：「我之前只有看過媽媽，現在才看到A君。」我們沒有想過會是這樣的病人。

坐在主任旁邊，腦中就想著「平腦症」這個名詞。我事前沒有做功課，只是從同學那邊知道了這個診斷，知道A君腦部發育不成熟，智能發育不全，其他的都不了解。A君和媽媽身材都很胖，他穿着一整套的長袖長褲針織衫，平頭，目光有些呆滯，感覺沒有聚焦。

A君一開始是因為癲癇大發作而來就醫的，去了幾個大醫院，最後在主任這裏得到癲癇發作的原因—「平腦症」，之後就一直在主任這裡就診。沒有治療平腦症的方法，只能治療癲癇發作症狀。半年前，主任加開了一個

新藥，正在調整劑量中，媽媽就說A君變得話多，比較興奮。主任就問：「那他會不會攻擊別人？這樣的話，這個藥要停掉。」媽媽回答：「不會攻擊別人，就是話講比較多，這樣也比較好，以前每天對著他，都不太說話。」

A君進來到現在都不太說話，我正感到納悶的時候，大家聊到的話題正好和他自己有關，他就開始高聲說話了。他說的句子，語句的組織都很混亂，句子裡有很多沒有意義的音節，我們聽不太懂，都要媽媽幫我們解釋，A君只是自顧自地一直重複著一樣的句子。

看完診之後，我們和A君母子一起到戶外中庭聊天，了解A君的疾病進程，他們家的故事。他從兩歲開始癲癇小發作，三歲開始尋求治療，之後開始癲癇大發作。他還有弟弟妹妹的症狀都一樣，他是最嚴重的那個。妹妹在國三的時候去世，在夢中癲癇發作，窒息。媽媽說：「我還記得當天晚上我煮了竹筍湯，女兒一個人把所有竹筍盛走，被我罵了一頓。之後想起來，那是她最後的……。現在，我才把老大養得這麼胖。」

之前，她一直想讓大兒子當一個普通人，所以一直都沒有申請身心障礙手冊，直到兵役通知單送來後，被主任勸說，才幫大兒子領身心障礙手冊，辦理免服役。二兒子就比較早評估和領身心障礙手冊，在社工的幫忙下，二兒子在連鎖餐廳找到洗盤子的工作。工作了幾年，過程中，隨著店長的輪換，二兒子的待遇也不同，有的店長真心對待他，有的則對他很

冷漠。

A君大部分都安靜地坐著，有時會糾正媽媽說的話，會大聲重複想要表達的話。有一次還突然說中庭這裡有多少張椅子。他的音量很大，附近的幾個人都會轉頭關注這裡。每一次，我都會注意到那些目光，會感到不舒服，可是媽媽都很淡然，繼續說著他們的故事。

他們家發生了很多事，很多其他人不會遇到的事。媽媽也說自己有在看精神科的醫生，每天晚上要吃安眠藥。我本以為她已經可以和他們的狀況共處，非常樂觀，其實，她和我們都一樣。

媽媽說了很多很久，直到上課的時間要到了，我們才不得不打斷她。一個半小時，她講述了這十幾、二十年的生活，似乎想說出一切不甘心。他們的堅強、掙扎、反抗和妥協。沒有治療，沒有特效藥，不知道放棄，就扛在了身上。⊕

